

海嶽山房文集卷二目錄

序

大司徒鍾陽馬老先生七十壽序



壽林翁左江丈人暨母王碩人七十序

壽少保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孟諸戚公

序

大司空舒公具慶壽序

壽都御史潘公七十序

壽袁太公七十序

海嶽山房存稿卷二
壽虞部鑑江唐公序

壽逸民黃全之序

壽驃騎遇甫李公序

海嶽山房存稿文卷二

福唐郭造卿建初著

穀城于慎行無垢選

同邑葉向高進卿訂

文部

男應寵校輯

大司徒鍾陽馬老先生七十壽序 代

馬公七十初度觴者稱美盛亦旣斌斌矣其子
壻輩以予獨爲白首交當有予言爲驩予惟公
弱冠時居若處子行若不勝衣人第知其爲醇

海濱集卷之二十一
儒耳有縉紳善相人異之而賀封君言君長者
當封徵在是子其未艾乎公強始仕衣無重采
食無兼肉雅素若儒生守太平歲歎焦思圖之
每忘寢食而貌益壯有縉紳善相人言公昔爲
郎癯可二千石止耳今豐下宜萬鍾且多丈夫
子未艾蓋活人數萬而然也民爲立享堂歷九
江如之至撫江右江北有德於民益大當居中
爲廷尉多所平反再爲司農諫罷遠方額外之
征一切節用愛民爲務海內陰受其賜莫不如

太平九江諸處父老子弟歲時伏臘就享堂願
爲公壽者公未六十輒引疾亾何起家未七十
又引疾奉母 賜乘傳歸養日率四子及諸孫
爲太夫人壽太夫人將百歲終養封君贈兩京
尚書同獲 卹典今歲 上從言官將以起復
召其福祿未艾果如兩縉紳言是其爲壽當少
壯卜之矣公老益莊不輕至公門有司存問語
地方便宜爲之疊疊不絕答故人起居多出手
裁不命史門人執經問難亦然力推轂後進雖

海嶺山房存稿 卷二 二
童子將命罔不遇以禮暇而捷戶著書天文地理畢具諸子能世其業壻五人各授一經常請問曰古之老而述者或五千言或十五篇其修道而養壽然耳今者篇累百而言千萬尚不知耄之將及聞 朝廷方有事於乞言其亦汔可少休乎公蹶然曰古之未仕者以孝友爲政仕而倦勤乃爲鄉黨師我當率子弟輩發揮六經以潤色 文明之治俾可傳於後世敢以倦勤而養壽爲乎壯哉公之言其精神如此公盛年

暴蹶幾殆夢廣成子語其壽命甚長而飲以上池之水寤飲水數升汗如雨如是半月汗止而容爲變故今望若神僊謂之天授者非耶予聞之廣成子無勞爾形無搃爾精乃可以長生故千二百歲未衰公幸自愛萬一 上命不獲辭則如古之大臣夙夜匪懈克勤抑戒將有餘力矣其謂少休者亦廣成子之意乎

壽林翁左江丈人暨母王碩人七十序

惟邑之陽源於黃蘗建瓴而下委蛇而旋亭之

海爲逕江林氏世其社左有丈人居焉碩人少一歲自瑤峰而嬪今遞七十覽揆之辰子三人壻二人引女婦及孫與甥從族戚賓朋稱觴不肖忝長壻舍下去一舍且游於四方不能常起居或拜送問焉或邂逅問焉丈人安乎曰安碩人安乎曰安家人安乎曰安以而受壽是在洪範九五之三誰則介之丈人先世七十稀矣今弟妹惟季在碩人世不論女兄弟良多及娣婦女叔其善存幾何況先產並茂而之後凋者乎

且當兵燹諸艱薦臻避難以爲隱去亂其若夷凡所出千指罔不庠之吉不猶雌雄之精屢試而屢完歟夫是二者謂天非耶然天非人弗全全之在自安爾丈人少業舉見大人困一第就文學代耕不瞻遂棄而服賈以佐族行四方者不下百餘曹日轉貨如鶩莫不操奇羨率班白道路不免乎怨曠孰中道而棄之卽老於家督若丈人者爲也是不亦爲政乎碩人之大人隱而有文行壺政爲多賢莫賢於碩人不惟舅姑

海濱見存和 卷二
諸屬驩其佐君子稱女士娶嫁力任之賓祭其
餘耳在御五十年外不跋涉畏塗內無化離中
谷何靜好如之尤幸亂後餘生得復見乎太平
室之美燬矣而衡門棲遲田之良渰矣而脫粟
樂饑子弟之息虧矣而歲入不取盈丈人雞鳴
起命庭灑掃課子姓詩書夜戒戶而卽安碩人
雞鳴起命饋酒漿課女婦箴紉夜戒閫而卽安
未嘗競錐刀奚流於瑣尾也孰謂不足乎斯善
自寬矣憶從黃蘗歸丈人謂不肖古人盜不入

境比落蒙其安全余甚慚於田里其長者類如
此碩人語寡妻先姑有述安不忘危汝家其可
忘乎所稱先姑者不肖家王姑也於文學齊德
有徽音在焉故世保其安宜偕老於大齊不肖
諸屬仰庇之若平原之倚高山也彼世之殖者
少芒芒魯人乎老夢夢陳人乎幾何不岌岌爲
虜哉孰若干榮名以副丈人望乃不善學殖至
五十無聞第可從杖履不失爲逸民耳碩人於
長女每爲弱息憂幸年亦半百習井臼箕帚而

齊眉以老皆有隱者風矣是可高巢深穴無父
母貽懼非昔繫而匏瓜若黃蘗中時願過從外
舍飲恐不可復得也今當此良辰而江流秩秩
幸具存無故矣不觴如斯何哉夫川平於海其
所達之江有潮汐盈虛吾人常變如之丈人碩
人居是忘之矣蓋潮盈而平汐虛而平雖風濤
時有而安者其常也至於歸墟則不可知惟至
人居之以觀其變爾今願安平有如此江及大
齊以往倘女壻無恙而醜酒於是則亦七十餘

矣將乘桴海上問蓬萊中人觀其屋壽何如斯
祝於無疆焉

壽少保持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孟諸戚公
序

今陽月吉公五十三度矣嘗因四方觴至而不
能辭戲下茲月先有警乃奉 簡書令轅門是
當忘親忘家之日安敢拜辱於使者戲下敬謝
客或肅而語比歲匈奴遠遁士今乃幸得當矣
可以一鼓奏凱於以為公壽歌以侑之其燕喜

之雅乎久之虜不敢入而東公誓師以援不急
桴鼓有劔諸將相爲謀若吉月未解嚴君命所
不受客言其敢入曷嘗之幕中乎第公弱冠卽
稱軍祭酒其爲壽者多歷年所矣總以功德祚
胤而爲詞蔑以加矣今匪更端未卜其驩安得
令勿按劔而以間奉於左右適野人過幕下問
焉野人曰昔之鎮薊雖以侯伯至未有宮保者
若晉寧遂安則去鎮之後耳今公爲少保宜觴
諸將曰東鎮且進於是矣野人曰昔之鎮薊所

賢者五陳公王公宗公馬公皆以久任聞而十
三年者鄒人李公也屢引年乃還公年未可引
而久鎮與同且三旌焉是山東兩賢愈出愈奇
宜觴諸將曰西鎮其先於是矣野人曰余也鄙
不嫻於詞無已則請以臆對諸將軍推擇焉昔
姜師度漲薊北以限奚契丹賈循當北伐因灤
泮以爲梁今皆安在非石畫也彼喜峰當灤之
曲岸潮川當薊之上游是鎮莫重兩關潮川視
喜峰尤重正德以墻而勒銘嘉靖以峯而駕論

至造舟爲梁而速朽無萬世規如公者旣橋喜峰以石又召閩越石工絜潮川而倍之皆臺障於上而雄甲乎燕都實振古之曠觀也昔言天之中在越南燕北今燕如越是橋可知非天下奇才其孰能爲之適告成於今日東西有與京乎且當此劬勩而不廢圖書生平所著述旣流播海內茲歲以邊志唯薊鎮久缺則周封至大明二千四百餘年禮樂詩書之帥世旣未之多聞安知無衛霍輩而不遇太史氏者耶卽開鎮

以來侯伯無述焉陳王有遺勲碑宗以州郡記李以邊政記馬以名臣記他豈無賢乎非上賢而烏能久非有述而鮮不朽矣故志鎮經略以成乎曠典九塞有入援之旅六郡有踐更之良召募南來于兩浙羈縻北附乎三衛實以爲四方史而令聞無斁矣雖五公較著可同年語哉夫古今旦暮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公年其知之乎昔趙營平年八九十自湟陘以西治道橋七十所可至於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其

統屯北平而方略未聞張北平主柱下書及備邊攻燕封侯入相好之尤無不通年過百歲所著十八篇言陰陽律歷兵家則無傳焉公自今始開連東至山海可卧師於枕席不止七十所年當八九十長城萬里皆橋矣至百歲餘力不但陰陽律歷而已其如師尚父著丹書六韜傳於衣褐老人以授之孺子亦爲王者師則公之所治其皆圮橋乎百千歲上以傳百千歲下以式君子萬年此之謂也以是効野人區區公將

舞劔而觴矣適制府梁公中丞張公是日會師而飲御焉公曰雖有魚膾其箴維何諸將及客大悅知公之不忘野人也以其語爲芹獻公再拜而受之

大司空舒公具慶壽序

代

側聞海內世家長者而宗桂林舒氏舊矣今南司空美盛洋洋於縉紳之誦不佞幸與聞之中表施懋伯授公子編修經久館穀於門下當公告歸具慶業已謁伯氏詞以觴復猥及不佞謂

海嶺曰房在利 卷二文
宜佐酌者之末不佞竊惟世偕壽者有之而封
寵爲難受封者有之而尊貴爲難居尊者有之
而稱觴爲難獲親者有之而省覲爲難公以尚
書晝錦諸福備於一身而封君松鶴公暨袁太
夫人始並杖於國實縣寓所希有不佞卽無能
爲辭敢不黽勉願有頌焉蓋聞之懋伯公所居
桂林乃林之湘山也齊武於湘州得樹以植芳
林苑中其稱特異者千有餘年矣故公世家爲
林而喬木葱鬱凡受博士業者無不計偕公車

翁獨謝博士而稱封君者崔嵬之椒必良而委
蛇焉斯其嶄嶄乎以磅礴於萬里濫觴之汎必
坎而渟滄焉斯其滔滔乎以朝宗於四溟矧湘
林山川尤其表靈者乎故鍾於樹者桂金鷲之
所集孔鸞之所居仙傳記之矣人之所鍾若翁
乃獨寓意於松鶴蓋德禮長者辭美盛而不居
耳夫松用之棟梁爲廟堂器不者材全而壽且
孳鶴而在林則守其清鳴於九臯則聲聞於天
五大夫封秦第九爵也或以有素封者惟號處

海峽山房存稿 卷二 文
士爲重今翁節同處士而封上大夫居 明時
之九卿孰不羨爲尊榮乎乘軒稱大夫及來漢
之壇而舞唐之臺皆耳目所近覩寧若道林之
翻亢其凌霄之姿哉翁初在泮林遵養之時旣
而蜚翥一舉千里雖受養上卿而超然常慕遐
舉豈不爲人爵所縻而天爵自悅者乎惟翁似
之是之取焉凡粵西山川甲天下其間合抱松
桂連雲蔽日人行空翠而馨遠聞真神幻佳境
也昔有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輒偶影

傳爲夫婦俱隱而化者今翁母隱而章章矣公
望親舍茂桂芳林蒼蔚乎其間百木之長其子
藹之羽族之宗其子和之雖不知其歲槩可以
千計之矣翁母甫七十而子樹羽儀於 皇家
古之夢松且爲三公今之文繡鶴稱極品皆公
旦夕所至而奉親倘佯於林下諸子及孫或舞
或鳴天倫之樂又何加焉樂則神王而全全昌
其壽何可量哉懋伯喜曰翁母之壽域乃無量
之道場也吾子之言偶然耳亦可爲伯氏之又

海嶺山房存稿 卷二文
爵敢告在御且爲公壽

壽都御史潘公七十序

代

今三事大夫中外奉 至尊孰不願弼盛治垂
太平於無疆哉然賢而位尊坐論而坐鎮之惟
任職以能是謂靡盬之役則嘉未老而鮮方將
矣何以北山大夫尚爲獨賢而嘆乎至十月之
交我友自逸獨不敢休嘆天命之不徹而一老
不遺焉乃仕孔棘且殆云爾疇昔江漢之雅命
召虎以告成錫祉而對揚王休明明 天子萬

壽斯非天保采薇之治鳧鷖旣醉之風然哉某
吳興小子也公通籍明年幸懸桑弧於梓里結
髮就外傳時公從事四牡每懷靡及雖曰獨賢
旅力任之矣比受博士弟子業未幾而公丁艾
時夫休沐時夫起家時夫杜門則耆而高卧矣
比對公車適際明盛庭采輿論野求軼賢察名
實而急治河簡召老臣無瘡公者乃復陳力就
列盖凡三任於茲云竊惟虎之彊理至於南海
及黍苗之肅肅也曰原隰平矣曰泉流清矣曰

召伯有成王心則寧矣夫謝功不出乎百里南海極於王國焉爾其時平者爲稼穡清者爲灌漑來極者靡爭而王釐圭瓚秬鬯一卣及山川土田而爲作考若彼豈若今也轉輸萬里積貯千膾關軍國之命脉繫社稷安危若此哉凡言當事之難者曰兵奉虜曰餉奉兵虜集問兵兵集問餉餉集問艘艘集問水水而不治則萬櫓不能鱗集而京師缺若望歲矣命對則如之何哉胡夷不負盟則兵稱保障完賦稅不愆期則

餉稱倉廩實及舟楫旣具則將作者責塞矣此賢者運其智能者任其力胥可以人爲焉當事盡職而已矣惟河堯世四嶽十二牧舜則歷試諸艱不免於鯀殛至臯陶益稷凡典謨之所具其克艱之命獨謨於大禹焉而禹復以貢作書蓋莫詳乎水也故頑如有苗可以干羽格瑞如鳳凰可以簫韶儀而水則九載弗底績復以八年之勞乃功訖於四海僅千載而屢徙周末禹蹟微矣自漢來治者勿論卽睹記公之今日其

克艱克勤何如哉故河不失流則舟不失運餉
乃不失時邊乃不失防安社稷而奉一人坐享
錦衣玉食受海內朝宗莫不如令而畢至孰非
公精神之所注豈一手一足之爲烈哉惟 帝
念功賜環恩深斯感激鼓舞忘其倦匪躬盡瘁
忘其勞焉而章章乃爾簡在其舍諸年雖及矣
未可引也且在禮曰傳伯氏傳甲科叔季傳經
術諸孫之繩武未艾可一置弗問則公所不能
忘者惟萬年天子矣夫虎錫命而受於周禹告

成以宅百揆公於此信宿而玄圭入覲矣某不
佞以請告歸爲親八十壽遇公於河上當覽揆
之辰喜其近於親也公雖嚴肅客當爲不佞醕
願公錫疇若禹而壽與之無疆瞻彼洛矣維水
泱泱君子萬年保其邦家是乃太平之徵大臣
所謂壽也公其加爵小子幸甚

壽表太公七十序

代

表令君善子民子民曰真我父母也當生辰權
相率而爲壽令君辭曰幸在具慶下吾職居子

舍敢以一命子民而居尊失子禮及太公壽辰
屆期子民乃相率請爲王父母壽令君謝曰某
有百里命不得觴大人於家而子民敬及吾親
或吾無得罪百姓乎禮七十杖於國若合子民
敬爲敬則不獨子其子吾親必爲百姓懽庶獲
微而承之敬勞父老起居良厚於是士大夫咸
致辭稱觴老夫某下里人也固不佞無能如士
大夫頌德者善爲辭竊惟民何知饗利爲有德
耳往歲大祲胥罄罄待命且于撤不戒萑苻嘯

聚民父子懼不相保幸令君自孝感以理劇調
茲民望有甦焉老夫嘆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矣令君下車不憚慮始卹疾苦加拊循胼胝之
勞弗勤於此斯一時也太公得無念曰嗟予伯
是役倘有負厥子民父母其無遺罹乎旣而枵
腹者果然菜色者充然保障弗煩乎問右問左
靡擾於繭絲凡此離之父子而興歌於中澤老
夫嘆曰豈弟父母民之攸暨矣令君下檄務保
令終飭吏治修學政循良之風載見於此斯一

時也太公得毋念曰嗟予伯是役或無負我父
母子民汔可少休乎令君急子民也惟自盡我
父母心而太公之爲令君念也亦不啻乎其若
保德所隆施式歌且舞矣推厥所自而稱彼兕
觥詎非欲報罔極而効區區萬一者歟不佞下
里之詞第爲子民言而已然古壽者有頌有祝
義乃備令君子游鄉人也武城以絃歌稱太公
受父博士詩學道而未試今試之於令君絃歌
洋洋乎盈耳昔之俎豆言氏者未聞推所自出

今因而得壽太公子民之幸老夫之幸也頌其
何加焉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旣多受祉黃髮
兒齒乃祝僖而不及莊今令君辭不稱觥以孝
慈教民讓俾得以頌太公德子民之幸老夫之
幸也祝又何加焉雅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誠
嚮徃之矣太公居頂山之陽而稱景山先生德
積厥躬教徵於子今次公季公及諸孫以文學
興者皆思樂乎泮水則魯國之諸生武城之絃
歌不出乎戶庭天倫至樂備矣矧令君之業所

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者也其爲太公壽有艾哉敢歌南山有臺而寓景仰之私焉

壽虞部鑑江唐公序

代

公少而奇雖治博士家語輒嫺辭令蔚然以古文起家計偕上國國相大器之試爲中書舍人綸綍之音多所屬草視漢之直宿建禮奏事明光者其寵重無二比對公車爲行人使四方辭令日益較著而改虞部郎且巡鐵冶之禁令豈非漢文學賢良所願請罷者乎以而屬公蓋亡

當矣有客以請公敬對曰不然漢郡國有鐵官諸所願罷者以其爲民疾苦而與天下爭利也苟恤若疾苦則民無害其爲利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是在行者何如焉耳如冶之所出刀以解牛或折庖丁而有餘地斤以滅堊必傷郢人而能成風豈非用之固殊哉矧今鐵官雖沿於漢郡國擇而置之一切軍需倚辦未嘗盡籠其利而效桑孔之所莞權也薊之爲冶取諸境內在遵化南六十里許不待荆

山之產梁州之貢而堅甲利兵恒給於斯焉日
者邊鄙不聳氓隸樂業地不愛寶人胥用命誰
敢黽勉告勞而不佐國家之緩急乎惟日兢兢
厥職率白徒之卒庇護之甚周善於鼓舞罔有
訾窳曩之爲治者盈縮無已時至三所辨之亦
詘公徵其故預一而取贏焉塞下吏兵本非孝
子順孫治人猶恣睢孰不鄙夷之乃日進諸生
論理道引繩墨戶說以眇論譎俗爲之不變故
問閭無疾苦之聲文學賢良嘖嘖公之長於吏

事允爲國家利器彼以嫺辭令爲亡當者淺之
乎其知公矣茲公初度治屬相率爲壽予所部
署甲兵之富利賴於公豈不弘多且往公借喻
壽余余將壽公問客何以客請喻以劍彼干將
莫耶其夫妻善治當金鐵未流斷髮剪指投之
乃濡而陽文陰縵以成爰加淬厲水斷蛟龍陸
剗犀革忽若漚泛晝塗固天下至寶也自吳至
晉數百歲而變化於延津後莫測其所終非歐
冶子之所傳者乎公之治所古有鐵涸當抵因

海嶺山房存稿 卷二
二女投爐而濡固宜化爲至寶惜無博物者過
焉後人且指爲誣公力辯其孝祀之以爲塞下
吏士勸有事於冶必齋宿爐旁若鼓以洪鈞豐
隆擊索飛廉扇炭其爲干將莫耶也大矣蓋公
博物世所宗且產於歐冶故區延津在其境內
過而達薊之冶精誠之所物色寧不與神爲符
者哉雖未嘗事行間實行間之所藉重如登城
一麾士卒迷惑而解圍四方有兵則騰空飛赴
以克之不必施於剗斷而後別其利也斯其高

陽之品太阿之選者歟公昔壽將軍以有水陸
功而公之居閩居薊皆爲將軍重古者以舞劍
爲壽敢請抵掌當之何如余初夏過於冶接公
飲甚驩因游無終之洞極其肝膈公立石記之
今客說劍莫測其所終則公之壽於斯乎符矣
敢不敬諾而借客之說以往雖辭令亡當竊善
其意固奇也

壽逸民黃金之序

余方閉關辟暑諸將軍儼然造焉謂成大將軍

且壽黃生酌者在戶敢謁有道而命之余笑曰亦知吾國有黃生乎諸將軍曰竊聞之有日矣因而請問曰黃生士而民稱且而從大將軍游謂何余覩諸將軍翩翩然因與之稍論黃生夫閩之文獻揖讓於莆中舊矣生結髮卽推擇於諸生其家大人宦薄入廉乃散之昆弟至老貧而且篤曰天乎吾幸有亢宗子也顧生弱冠益持高論抵今則三十年所矣其文駸駸秦漢縉紳鄉先生雅信之有司竟無知生而能尉薦之

者唯中丞汪公以文名雄海內物色而推轂之大將軍禮士因介爲揖客一日與大將軍謁欵於石竺之顛生意蓋仙仙也呼余而決筴曰青子衿吾將謝之耳夫吾鄉者業此爲吾先人也倘庶幾於強仕今則無幸矣然抱璧弗售朋而泣之何爲吾將悉心古人而翺翔乎寥廓之林余昭躋之生遂請罷督學先生異之強而不可乃旌之聽其請生卽謝諸縉紳游而以逸民自稱云第念大將軍誼重且再造莆中功高微

大將軍卽欲披髮入山帥妻子而躬耕能乎苟善避世雖金馬門可也况生骯髒瑰瑋厄不得一試雅見客於大將軍所亦幸抱奇獨可與語耳仲連解兵於平原龐公遺士於荊州盖姑試之各求所當也吾嘗生形神夢寐不將逃之海上且竟老於壟中固安可測者乎諸將軍褻然曰昔見其面今見其心茲言非欵也始可與知黃生矣余乃拜酌者而致詞於生曰時日弗見全之其將生辰而艾乎夫艾年不少也仲尼伯

玉其五十聞於今爲其知命知非也子未五十二不違命而干祿每猶怒如無聞豈謂聞道者之難耶盖爲逸民道亦廣矣子今而謂隱居可以不降不辱乃若降辱放廢未嘗不中慮中權盖達命者大抵然也子之先民叔度而蚤庶幾於此子其勉之由茲而聞多矣夫五十未稱壽盖壽之始聞是日子將罷觴爲歎乎老於逸民不能遂先人志也噫乎雖孝慕抑末矣牛醫兒之爲逸民其亢宗不亦大乎自今未盡之年而於

是日觴焉可也敬將卮言以爲子壽大將軍聞之與幕中諸客爲作逸民之什諸將軍取歌而侑之夥願生之逸逸當引滿而不辭也

壽驃騎遇甫李公序

夫百年者壽之大齊稱自六十始而於四十何在客之觴者則各有稱焉或云古者飲且爲壽矧當初度之辰不以是稱而何爲辭自公之俯就吾輩若泰山之雷注壑其肝膈可照其意氣可傾而緩急可倚若干將莫邪者蓋匪以爲報

實藉此觴矣是締交之言而重乎親情者也或云兕觥公堂爰祝無疆但以爵爲尊未嘗紀其齒公領三千君子居於漢庄營陳無缺伍峙無蠹餉繇於撫恤周而廉明較著耳吾恐再借不可得匪此無以効欸欸是部署之言而重惠懷者也或云古者壽不歲論側聞之孔氏執干戈衛社稷則於汪童不殤雖老侯封如景公嘆其無德而稱焉蓋令名實難公有之一紀矣茲甫強仕之期劄是營爲薊最以功聞當宁復將營

灤陽而爲之開先壽孰大於是此非以情惠言
而以久特聞者也公再拜曰逢時弱而好弄使
氣爲孤竹里狂子十歲知讀書恃將種世業不
如臂鷹走馬而擊劔鳴鏑之爲快也二十以來
稍折節涉兵符八年嗣職爲衛同知三十舉於
鄉明年舉司馬署都同知尋以虜功陞使而稱
驃騎矣次年備禦張家灣五月轉軍門標營遊
擊三年而調曹家路五月而調三屯輜重三年
將加叅將而以人言去次年以募兵復任是營

三年矣其間四十春秋則若夢若覺爾然得而
速者偶然失而淹者宜爾也每惴惴焉春秋虛
矣而三者之稱豈所敢聞哉有西郭氏先生迨
然而觴曰茲可卜矣何得何失何速何淹有命
在焉壽者受也受之於天萬有皆然獨介冑之
子且疆場之臣則兼受之君而天是聽耳蓋當
戰鬪之間其變出叵測嚮之則殉軀避之則殞
節遇甫今夏以五十卒猝出百十里逐虜於都
山護大軍而還蓋亦非奇數豈皆智勇哉故賴

社稷之靈徼干戈之幸都萬戶之侯博千秋之稱一月一月壽一歲一歲壽况四十若此不謂之壽乎公稽首曰先生頌君福以貺武人則雖一日皆餘生之賜也敢不拜教何以益焉先生避席更端而進曰遇甫少好弄敢請以爲喻楚丈人之掇蝟也而試以纍垓二而不墜失之錙銖三而不墜失者十一五而不墜猶掇之矣遇甫今當戰敢請以爲喻紀涓子之養鬪雞也十日方虛驕二十猶影嚮三十猶疾視四十德全

則幾矣異雞無敢應矣蓋望之似木雞猶丈人之處若糜株駒執臂若槁枝乃疑於神之謂也遇甫再命三命安能以保無失今則四十矣其何失之有且古將之爲道豈異於丈人乎在師中吉皆是物也自此以往何以益焉故有生木爲壽或以五百歲爲春秋或以八百歲爲春秋凡神若木其德全爾遇甫之營奇松二章問其壽彼不知也計其壽我不知也未卜赤松子知否何年而從之乎公再拜曰譖不如先生言非

海嶽山房存稿卷二
所以養生果如先生言是可以久生敬聞命矣
客其聽之

海嶽山房存稿卷二

海嶽山房文集卷三目錄

序

徐子與先生集序

張侍御閉關三疏序

福唐忠烈祠略序

地理正宗集要序

遂初後錄序

惠安政書序

陶仲舉詩集序

效顰集序

前後出塞曲序

馬要沈氏續脩族譜序

海嶽山房存稿文卷三

福唐郭造卿建初著

穀城于慎行無垢選

同邑葉向高進卿訂

男應時校輯

文部

徐子與先生集序 代

夫子與之平生碑銘誄傳似之矣而善叙其集者元美伯玉諸君余鎮浙有師命第為授之槩人耳其從子輩請序雖靡及每懷焉展卷輒傷

之姑爲掛劍去當年同進同志士宗子相自天
官郎出閩兩任而蚤卒子與年差高官差尊而
畏塗差多所至去有碑有祠惟閩視子相爲四
任旣特祀汀郡又並子相之堂子相督閩學子
與則久攝之皆無子而瘁于官故子弟思而憐
焉子與卒于江西而其閩士從之視含蓋棺奉
敬美襄後事及客薊葺遺稿寓二美以授余余
入薊方治軍書列將傳展之若見其平生容儀
可愛美鬚眉善談論而輕裘緩帶與對酒投壺

上下山川風景言咏終日不倦或從鈴閣侍衛
十數人頗畋漁而黃門武樂良夜乃罷也宛然
叔子弟孫左右於征南征虜之際矣及列戰國
策及之又見其單騎虛左執轡愈恭賓客滿堂
命駕如野急間行而枉過於市屠中
公子冠蓋相屬負輜矢王者埽除再拜
引階侍酒間步往從博徒賣漿家游甚驩非爲
名冠諸侯士傾天下之信陵乎子與自王侯公
子至岩穴隱者皆從而禮貌之其見于詩於文

狀如此而所以得士則終窶且艱入不得史館
禮曹雍容巖廊間出不得周流學宮專爲諸生
祭酒宗治爰書慮囚徒由郡而歷藩臬長勞勞
伍符錢穀間能樽俎說劍術當蕭柯諸賊奴若
傳烽而博如故第抱關鼓刀之徒破耳乃爲風
流儒雅所掩非余行三軍輩孰與所謂棄置天
難問文章老自知是也使其得史館禮曹爲諸
生祭酒宗而不屏居被播所著述董董若此哉
然天下士宗之者無分史館禮曹諸生祭酒及

王侯公子至巖穴隱士皆如晉漢於成侯七國
之大梁矣夫吳平鉅平已卒執爵涕而告廟峴
山游憇所碑杜預因名爲墮淚潁陽廣陽之祖
閱過諸將最前卒于軍而甚哀慟博士范升爲
請謚大梁旣爲秦屠其存趙魏却函關天下尚
謂之無雙漢高令民奉祠不絕焉曷嘗皆以子
不泯而文章經術兵法爲史之所稱無傳豈三
家以無子故乎嘉靖文事興于麟先達主盟元
美伯玉次舉同子與舉者頗多雖結海內兄弟

亦不能無敵國獨子與胡越無不可何間二三兄弟之言故憶平生交者莫不憐其身後名而伯玉二美布衣仲蔚輩爲碑銘誄傳余則行其集俾後死天下士追像風流儒雅以宗其詩其文狀如此且傳矣子與有子又何加焉故初輒掩卷而嗟今爲稍尉乎平生間以語某其淚淫淫下謂古名將不必於斯三者何居晉人稱羊之爲顏漢人稱祭而若曾戰國王君稱無忌爲古賢人未有及也豈徒智名勇功爭長於壇坫

者哉然狀子與以此是有之似之矣其溫溫恭人之基休休大臣之度乎以而處具瞻有子世其家則人將曰南仲太祖方叔元老文武吉甫三者其人而與張仲飲御燕喜共歌天保采薇之治將使天下無敵國而何壇坫之爲盟茲狂簡之言也雖不知所以裁亦未必皆阿所好附與天下士尚論焉

張侍御閉關三疏序

代

成祖出塞也五三犁虜庭南視斗杓皇皇乎爲

烈矣迨我有榆木之悔朶顏乘釁而動宣帝
赫然出喜峰凱旋尋度居庸獵岔道駐宣府薄
伐大閱用纘我祖武于是奄振徼之遂導
英宗親征爰有土木之變虜入居庸震動神
京幸社稷有主而乘輿返正是後兩朝克
戒無虞迨武宗時邊庭之警歲聞中土之檄
日亟乃脩戎西內將狩于上谷而閉居庸關三
䟽其不可狀引土木爲覆轍御史之忠盛矣
上爲回鑾越月朔駕竟度關御史再䟽無及而

邸大同獵陽和退虜于應州越歲正月飲于關
嶺而還踰月復出而還孟秋復出歷榆林仲春
乃還皆不待警蹕扈從而三度居庸以徼靈于
社稷上意以威武出成宣遠矣曩御史
言安足信哉遂自稱大將軍鎮國公南巡言者
伏闕下金吾指揮張英至肉袒赴闕刺刃于胸
以死諫而竟不可止矣嗟夫忠臣不諱危亡極
諫者每慮變出叵測耳不幸而言中則憂辱之
謂何御史雖苦諫不行而固賴乎言不中矣第

駕未出不攻羣小邪謀其既出也不請六師以于邁焉母乃重忌器之嫌而慮朏朏之憂乎即御史之翬翬誠願死諫不辭寧詎閉關而徒託之三疏已哉然當是時逆瑾蓄常侍之謀孽彬擁董卓之權藩封張于晉室群盜劇于黃巢言者罔不借昔爲論而卒不中者亦多矣御史忠節詳于諸大夫所叙其最重者在于三疏余以爲言路計則言聽幸甚不者惟賴社稷福耳上又獵昌平至喜峰將出塞都督叩馬而諫

上注視之顧內侍曰馬永耶笑而止倘出居庸時守者如永以佐御史言安知上意何如耶嗟夫孔子論衛以有治軍旅不喪上特聽永言非社稷福而何故但以御史言爲法而中否勿論焉可矣

福唐忠烈祠畧序

忠烈遺論今定矣祠事舉在 今日乃驅夷統正之世豈不于宋有光哉嗟夫中華主辱于夷狄自懷愍始當其再俘虜廷尚南渡數十世而

仍篡于中華何至宋之徽欽渡而又南且未幾
乃盡海濱無尺土不胥淪爲韃靼乎故兩公爲
數世冠裳憤體先臣之英爽必不忍其苗裔甘
爲腥羶所污讎冀徼社稷靈萬一稍紓華夏之
氣云爾成敗利鈍昔之王佐不能逆覩迺執區
區以論人豈不謬哉若空齋及女弟其死所固
昭昭者惟招撫之顛沛自從文而從張其爲邦
邑軍師謀而羈旅力盡矣王蠋且以匹夫死則
招撫自經何辭其與空齋及夫人雖先後死而

亡身家徇忠義一也然天祚忠義不絕其種祀
有賢如宗獻輩能自鳴于有司學校郡邑遂從
而力舉之共成曠典于久湮實人心所不能已
亦文獻之未湮故後死猶得與于斯上下之爲
世道計自維持而相爲理也古史至唐亂睢陽
則有外傳太尉則有逸事矣忠義集于元初亦
遠聞而未詳况宋史成于元將亂寧不誤空齋
爲永福耶諸誌從之然林氏之爲福清人考一
統及閩誌無異舊博士脩郡乘謬改之永福耳

日者志重脩仍之而郡因表于衢其裔諸生繼忠輩至鳴于督學而改正嗟呼是其爲史氏哉則昔之史集諸家薄乎爾縣故有忠愛祠特祀鄭介公是祠初援以請而獨輟于柱下署督學吳興徐公行縣語許令曰自結髮讀史知介公流民圖矣入閩考誌爲斯邑人有祠今特取道敬謁邑更無若人哉令乃以林劉復公嗟異而力舉柱下不得奪從之令春秋如故事躬祭邇有不知介公何如人也者遂及忠烈弗躬之矣

蓋今經生尠習史爲政禮非所先也故其子姓爲此懼恐後之論世者或踵訛如舊將合家譜而槩焉乃屬余撮梗概以著于篇聊附于外史云其尚有當正者余能言之求其足徵則俟林氏之後人

地理正宗集要序

閩中尚書馬公自五代時光祿大夫世居于卮峰以葬國初有成郡城從征而亡者招魂葬東郊其妻以節撫孤曾孫舉于鄉妻以節旌

孤爲公父稱鄉先生祠于郡學宮贈資政大夫
墓西郊之北爰贈及祖乃樹東西豐碑母沒
賜葬而祔蓋閩中異數云且治壽藏得福地其
公子翩翩然亢宗矣縉紳以其習吉本諸任丈
人所授叩之者衆乃述茲編郭生卒業敢不拜
教客言青囊葬經公釐之何居生曰太史有天
宮書班氏爲天文志甚具堪輿家有金匱十四
卷叢辰家有日苑二十一卷多矣哉其孰秘之
乎自郭公居河東璞受青囊九卷竊者未讀而

焚具在晉書列傳今謂東海仙翁其書中火發
尚存者三爲屬明矣傳詳所撰不及葬經世因
葬母諸驗遂託之辭不知其知命而洞卜筮然
耳觀大䟽任谷之妖異言爲國以禮正不聞以
竒邪所聽惟人故人神降之福豈猥爲是經者
耶即今三卷堪輿本言陰陽叢辰及乎風水鬼
福載于天官遂雜以青烏稱經夫古之建都旣
景乃岡非風水與爰契我龜非鬼福與獨葬也
與哉客曰葬于風水可廢之乎生曰噫嘻不然

禮載星土詩取戊庚方偶支干古人擇之爰居爰處蓋其慎也故有形法家書紀山海國朝宮宅地形焉而葬則北方北首其祔或離或合年月日時不擇一決之于卜筮不易不脩且不以祭自晉而上其詳不得聞矣蓋江左而南與中土大異淺深失宜風氣斯乖敗槨腐骨其如親何故事之如生而乘生氣焉璞時稍詳後乃獨盛抑居處易辨而窳窳善惑也與客曰言鬼福者是耶非耶生曰葬經未出張衡之賦不云乎

幽墓旣美鬼神旣靈降之以福如日之升夫孝則鬼享即居親喪重耳但稽顙而霸祁子豈佩玉而兆廬墓所感何莫不然是以祭且受福况葬有弗吉乎藉而徼之非所敢聞三代葬惟讀禮而爵祿延世自讀葬經傳世孰如之焉故有轉屍溝壑以功而嗣侯不絕有尊貴不保首領或視其子孫僇辱者矧玄塵之枯腊顧可以假靈乎哉蓋有命在天宜昌斯吉人定或勝地因以承之耳雖未死而處所前定迨旣瘞而占驗

不爽以璞觀之他可知矣君子孝思不匱脩身以俟之可也客曰公于諸家奚爲有述之哉生曰夫始于蘊裡至備以殉甚之朱玉暴骸故有矯以羸葬者其術先于卜筮流而造福惑人有九星五音六甲八卦百家皆竒邪之類多信之爲青囊焉乃有違同穴背首丘屢遷以避凶暴露以待吉者矣至爲仁人所不忍言則與於不孝之甚者其術不熄寧無焚書以矯之者乎故小道可觀而君子擇焉漢聚占家堪輿叢辰等

訟制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假設姑布子卿相人竒驗以問司馬季主祿命同符然求於物色尤其彰明較著者也是以不廢諸家第斥其臧否歸于丈人所撰大要以地形爲宗乎若考應感曷不引公家世觀之哉公蹶然曰余本之易以定諸家生雖不言或亦可與語者矣

遂初後錄序

化甫爲惠安令深念恒多疾不可以尸祿力辭上官者屢矣不遂稍陞賓州乃拜疏請歸且敕

父老母得遮使者留輒爲遂初錄屬序于張生
張生業知留者赴 闕蓋必得所請焉或如與
公賦就亦徒耳彊受簡而反之 命下皆不果
遂謝惠安再以疾請上官固急之若猶未遂矣
輒爲遂初後錄更以序屬郭生郭生迺適然受
簡諸生請固讓郭生曰不然與公雖高尚亦強
知人家國事耳顧於巨源所不解者吏不吏隱
不隱也夫巨源始辟輒投傳後累爲郎在事清
明雅操邁時辭表數十上不得已就職累詔乃

視事而固乞骸骨使者臥加章綬竟與疾歸此
所不解而奚遂之云化甫力疾而往庶幾急公
之誼果當與疾歸其於賓州也遂矣吏隱之間
寧詎母意乎諸生以化甫誦法孔子取任簡于
晉獨和淵明詞何有於巨源乎哉郭生曰嗟夫
母論巨源史稱淵明豈明去就者乎化甫曩上
言三萬使一切聽之則白首岩廊乞乞無遂初
時第當 聖明屈就令黽勉盡瘁五載鬚髮瘞
而成塚未嘗八十日輒以折腰解印綬去和其

詞者必有以夫中流有失一壺千金即五石之瓠慮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爲能容其大可也若必一金則難矣爲不龜手者世以泝泝統不免焉但鬻百金亦偶然耳化甫之大本瓠落無所容至爲州邑長其封也大矣乃不忘泝泝統豈不遂其初乎嘗有友二人祁衍曾譚清海皆有大瓠之種以泝泝統爲事者也歸而謀之而其遂也必矣

惠安政書序

葉公當報政如檢式上于部謂徃得見 聖主幸命春及奏言臣讀 令甲民科首畧志載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其戶口賦稅多寡率十歲而報城隍鎮戍烽堠之屬三歲報于職方又初除吏 勅諭視已成事臣爲縣所當知目凡三十有一下車求之稍有志而畧亡乃問父老子弟疾苦因考川谷異制里爲之畧舊沿三十四遞因兵燹革而三十矣其險易介于山海若城隍鎮戍烽堠咸具按臣職三歲當報且十歲版籍

屆期業已報于計吏舊之戶多而口及土賦稅
臣多各表于留左附以屯田魚鹽新舊息耗之
產總而條論之及謠俗之所異且班行民間有
化條四曰鄉約曰里社曰社學曰保甲豫以移
風易俗祀神恤孤旅耆老復孝敬厲賢材登本
業祈進民心以不諱于所 諭臣按古良二千
石治千數百里乃令口種榆糶葱韭菱芡招下
縣僮子使在便坐受事若鄙小縣敢不唯謹自
禁罔䟽濶民以砦窳吏溺其職至胡元而敝極

矣 高皇帝神聖興于天陋知百姓苦吏急每
嘆息愁恨于田里所用多通于世務以經術飾
吏事輒親見問觀由質言務應名實不者且誅
故時廩廩良吏爲盛屬聞稱尚大體庶幾紹休
聖緒臣俗吏亡狀自詭當免請歸田里上官不
即罷臣令臣昧死待罪 闕下因并錄其它審
畫而父老子弟觀覽焉子弟謂公本狂簡何爲
孳孳者哉父老曰孳孳者蓋其慈也爲衆人母
去當先思死當見祀古之人何獨不然惟貢由

歲費而不之表何居子弟唯唯否否公治尚書
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具土田賦及乎魚鹽厥棊
織紵非錫不具總銍戛服祇叙于後故于它錄
詳之以盈縮無已時也而其廉潔守節無疆外
之交束脩之餽爲民減省多矣凡非經費存乎
其人余過之或述而問焉噫余固知公公爲羅
太史所善而受輿地置惜其限于方策下至縣
而止余從太史游見其家譜所圖一切禮籍甚
具固信彼之爲所限也公爲縣詳之無乃太史

意乎間者公病呼余銘我何以余曰公誦法孔
子遵高皇帝而已公曰知我余聞古者桐鄉
嗇夫遷至大司農以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
果爲起家歲時祠祭不絕公今遷矣它日惠安
如桐鄉若余後死幸命爲之銘今奈何從它縣
議人邑賢大夫政乎適公以書命余叙乃述荅
或人之所問如其政不敢

陶仲舉詩集序

仲舉居樵李吳越之交也吳曰句越曰於豈非

其聲則然而爲吳爲越乎仲舉喜度曲爲吳吳也爲越越也間似楚而或燕於閩無取焉况余以岐海鄙人而吳而越而楚游有年矣寔不相爲能乃北學上國不得不爲燕而且不及仲舉何以謂知音乎仲舉乃以集示我於空塞竊不知爲吳爲越爲楚爲燕而或其唐也夫余居福唐先聲有高氏嘗品彙唐詩而且稗其正聲多中原作者大方家而音韻率從乎江南蓋中原以北其氣雄而調亢白衣冠之江左吳變其爲

句越變其爲於而化中原者十之八其一二尚操南豈昔南冠所奏者哉惟時中原久不采詩正樂方日淪於左衽而爲胡羯者十之九求漢音如空谷而况三百之響哉况江左歸唐未幾而漁陽鞀鼓振矣是後有正堪聞不今治自江左而北太平過唐遠矣凡南人北游者即以幽燕爲中原而北人之知音者亦孰不以唐乎仲舉游南太學六朝之韻在也所聞者南音耳至壯而北則燕市非昔皆周家制度漢官威儀矣

求狗屠擊筑而可與游者亡之乃仗劍之塞上
胡笳羌笛佐酒當歌即有雅化佳冶趙女環立
于側退彈箏而取桑間亦罕矣况有引商刻羽
雜以流徵者哉所與將帥諸侯不能盡結賢豪
長者他若販繒吹簫及舞劍一映者每軍中樂
作發揚蹈厲至於鐃辭鼓吹凱旋入塞未嘗有
燕喜之風而聞于樽俎間也雖善南者亦移之
矣余會仲舉於顧開府開府居吳楚交善歌仲
舉倚而和之開府顧而善焉反倚而和之則可

與言詩也已今歸樵李故社句邪於邪吳邪越
邪其不北不南而之唐者非邪余安足知之而
敢與之語第高氏正聲每在其篋中几上而閩
人之善評者又有嚴氏敖氏咸爲海內所宗仲
舉訛以余爲其下里或亦知之有屬而和者倘
樵李不謂余然試以問于中原何如

效顰集序

夫詩書自刪後齊魯之士斷斷如也治詩有申
公而爲訓故亡傳今令支令申公起家于博士

書而乃獨善詩門弟子集之將以美名乃自撓而爲效顰若其不足解頤也余讀其喜者輒以解而於吊古憫時之什竊亦爲之顰未能效焉夫效顰之語本於莊生多寓多卮未必其無稽西施心病而曠其里里醜美之捧心而曠使里堅閉挈走者爲不知其所以美耳倘美其笑而效焉有能免於其醜乎故妍蚩在人何常之有哉申公旣自道其集而余且與之言詩召南有女懷春如玉視之碩人其頡衣錦聚衣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何如而其國風謂之正碩人乃不見荅居變而賦終風爲其謔浪笑敖而中心是悼焉如蒙衣之匪澣將掩而過之矣彼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矣倘副筭六珈於象服是宜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不有齋戒沐浴者可與祀上帝哉故非曠之不美乃失其所以美而效之曠乎何尤使有如巧笑之傾城懿哲若褒姒未得其一笑不害其爲美使西子而戲里醜效其曠而曠焉不益美乎若褒姒而效西子其曠之

美又何加焉而皆可以傾國何待於巧笑歟然
茲說詩雖可以解頤請正言之不有武公哉其
為衛侯威儀柔嘉而詩曰我心惓惓不病而曠
其國耶又曰善戲謔今不為虐今則雖解頤其
孰為不可也故子之武城而以言戲之今申公
宰令支亦當為所戲耳於三年報政之後弦歌
洋洋如也齊魯之風施於有政門弟子多治其
詩子在亦當莞爾矣余將易其集曰解頤既而
重思之使效益其美申公雖曠其國可也况國
人是傲者而美之既眾哉余竟不能奪之而從
其所攜云

前後出塞曲序 代

在昔三百以采以貢孰非皇華征夫之所有事
者乎而燕未嘗有風惟於雅曰燕師然為召公
所矢如卷阿亦多矣奚其不之燕而南豈之采
之貢者非耶故吳公子觀樂而獨不聞其音列
國於旅也語乃茲為絕響久矣自擊筑衝冠壯
士始聞而稱燕歌遂以為悲歌亡何漁陽問左

戍發而楚歌乘之四起矣漢魏以來銘勒燕然
鏡鼓橫吹多及燕山匈奴烏桓鮮卑拓跋宇文
奚霫而之藩鎮則山前後歸契丹歷女直以迄
蒙古千年出沒于胡羯其以燕而爲鳴者乃若
龍庭狼山柳城榆關諸什感慨托咏奚翅八九
豈必輜軒所至而折衝之所及乎蓋板蕩之殿
屎草創之沸羨也其孰爲之采者矧而爲之貢
耶幸 今統一歸我華夏二百餘年欵貢稱藩
京陵晏如四維治非天保采薇哉然在采薇靡

暨不遑四牡駢駢諏謀度詢乃余從部使者後
遂拜燕門之役矣自東徂西而及南離寒暑以
試師于其制彼裳衣閔豳風之獨宿焉于其
修我戈矛壯秦風之偕作焉而周旋尊俎間有
悄悄畏簡書如赫赫之南仲有駉駉共武服如
棲棲之吉甫于其薄伐飲御敢不拜嘉拜教而
行邁之所至止前後此爲兩什矣以授軍吏軍
吏請間 今令甲不以采封事不以貢矣奚啓
居之及此其藉以報 命乎於戲征夫豈敢適

于明盛不忘所事而每懷之在茲或采樂府者貢之以取裁其有爲燕南乎俟其刪焉耳矣
馬要沈氏續修族譜序

吳洲先生修譜自序其世詳矣而長公節甫贊之及族弟桐同姓携李啓元並序之子之崧之登舉科第譜乃成書焉之唵士師考最得封長公爲卿于太常嫡孫淙舉于鄉季弟蜚令于邑及子姓入鄉國學而聘娶生卒葬或祭田嗣置或本支分居十稔事亦夥矣因復爲之籍記其

事簡而覈壯者老少者壯仍舊貫而似續之耳目接則授受明矣在禮間府州縣府歲籍獻之君所職之大司徒家奚以譜爲自此禮寢廢率以賦籍爲定今在令甲十年更版籍且老少有職事者優之有物故者除之其法豈不可以世使有司皆恤民而境內多富庶則賦役無離散而戶口且日增其若巨室有薦紳有地封有待于公車有肄于學校及代耕于在官承恩復而藉蔭右豈非林林之爲楚而鬱鬱之惟喬哉迺

觀今之世則若不能然者積慶之澤微恒產之
戶寡懼役賦之不均至隱丁而匿產至號爲巨
室者則多自封殖不能推恩合族而使之無失
所且自弊于版籍者有之故名實不可覈惟有
司之所增或聽家訟者又按譜爲之斷因而版
籍之故譜徃徃亦繇此因以廢矣在國則失衆
在家則失親世系之日散其孰爲輓焉非世家
名族而孰爲之師乎自孔門問十世夫子以百
世告若譜百世孰存有十世不修者求百年可

矣十年而修未聞今先生七十修之八十續焉
精神強記如少壯時其壽未有艾殆百年計之
將又續之矣夫壽有數而教無彊先生立斯法
無非尊祖敬宗而收族教孝慈以勸其家也來
許能遵其業爲百世儀式刑自家無失譜而國
無失籍則天下無失道人人親親長長萬室可
鳴琴而治三老可鼓腹而歌一人端拱于南面
不垂衣何爲哉

新安黃一桂刻

海嶽山房存稿卷三終

